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述註卷十一

安溪 李光坡 撰

郊特牲第十一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坡

謂此篇雖多記祭事中如旅幣庭燎觀禮之類
亦博異聞不專於祭雖以類相從亦各自成一

節非如禮器上下文意一貫則冠婚二段廣記

及之非闕大義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犧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集說曰禮有以少為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大牢也犧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 朱子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
上帝又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
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

大路繁縟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
爛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註曰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 疏曰周
禮郊燔柴為始宗廟裸為始社稷血為始小祀驅事

為始此云郊血至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戶坐之前也集說曰臭亦氣也餘並見前篇

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服脩而已矣

集說曰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為賓也在廟中行

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

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作裸字上公再裸而酢侯伯

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裸則使宗伯酌圭瓚而裸

之酢則賓酢主也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脯加薑桂

曰假脩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而必先設假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假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疏曰案燕禮無賓酢公禮至說屢升坐後賓媵觴於公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蓋謂此也或可燕已臣子賓不酢公若與隣國賓燕以介為賓賓得酢公也集說曰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

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相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介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尊故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食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

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註曰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疏

曰饗謂春饗孤子禘春祭宗廟也食謂秋食者老嘗秋祭宗廟也飲饗清虛養陽氣食是體質養陰氣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享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者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享孤子亦享者老食者老亦食孤子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若周

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嘗有樂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穀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註曰旦當為神篆字之誤也

疏曰鼎俎盛牲體牲

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集說曰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其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七也十二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

九也正鼎鼎列一俎故云鼎俎竒也籩豆偶者據周禮掌客及前篇所舉皆是偶數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

疏曰案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己之臣子此入大門即奏肆夏者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享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享則大門是廟門也示易以敬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疏曰此卒爵兼賓及主君也燕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享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善其和易恭敬之義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疏曰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禪於公所謂酬也公莫置此酬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享時主君親酬

賓賓奠酬薦束於時即工升歌也發德發明賓主之德也匏笙也竹篪笛也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疏曰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陽天
也天氣化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也氣化謂五聲
八音也陰地也地以形生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
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為前
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
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註曰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 疏曰此一節
明朝聘貨賄庭寶之物旅衆也衆國貢獻非止一方
故云無方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期者六服有遠
近所貢之屬各有期也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列其中
故云以和居參之也玉以比德享用束帛帛上加璧
是表往歸於德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疏曰此以下至由三桓始也總論朝聘失禮及諸侯

大夫奢僭強盛之事 集說曰庭燎者庭中設炬火
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
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皆供百燎自桓公始之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集說曰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
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亦奏之僭矣此謂納賓樂也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集說曰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
又以己物而私覲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
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覲之禮以申己之信故從
君朝覲而不敢私覲是致敬己君也今從君以來而
施設庭實以為私覲大夫何可為此於諸侯之庭乎
譏其與君無別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所
以從君而行則不敢私覲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集說曰大夫富強而具享禮以享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強橫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三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也先時成季以莊公之命酈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魯殺慶父故

云由三桓始

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疏曰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明享君非禮結上文也

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疏曰觀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

見諸侯也若春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
熊氏云春夏受三享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夷王
康王之玄孫之子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
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註曰言此皆天子之禮也 疏曰宮縣四面縣也諸
侯惟合軒縣今乃有宮縣祭合用時王牲今用白牡
合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

設錫冕服而舞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
是諸侯僭禮也干盾也錫謂用金琢傳其盾背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集說曰此皆諸侯之禮兩旁起土為臺臺上架屋而
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
路以蔽內外為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
以惟坫者兩君相享設尊兩楹間坫在尊南以土為
之獻酢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繡讀為紩繡

黼者於紝上而刺黼文也丹朱染繒為赤色也繡黼為中衣之領丹朱為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集說曰相貴以等謂擅相封爵相覲以貨大夫私相
瀆以貨賄不辟君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
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
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
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記者以禮之
正言之而又有他義者疏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為
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
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為大夫者亦

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為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祖王之廟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疏曰古春秋左傳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集說曰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為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註曰答對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集說曰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

臣於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之正君
也蓋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
臣若又稽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云以避
君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

集說曰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即往也不面拜
拜受於使不親見君之面也恐煩君答拜故也

鄉人裼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集說曰論語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即此事也祁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禮大夫朝服而祭故用朝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集說曰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集說曰為士者當習於射以六藝之一也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疾辭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集說曰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疏曰天子諸侯謂之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行禮全無室中之事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賓尸也 集說曰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枋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

庫門內枋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即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集說曰地秉陰則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來北牆下南面祭之蓋社不屋惟立之壇墻而環之以牆既地道主陰故其主北向而君南面

對之答對也甲為十二干之首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毫社北牖使陰明也

註曰大社王為羣姓所立 疏曰天子諸侯有二社

為羣姓立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毫社在東也社皆有稷亡國之社亦有之社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

也孟冬大割祠於公社三也社主用石案條牒論稷
壇在社壇西俱北向營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其
用主無文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
成故不屋以受風雨霜露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
也毫社殷社殷始都毫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
杜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周立殷
杜而屋之塞其三面惟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
則物死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

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地道也地載萬物天垂其象取財於地者財產並在地載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共祭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

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雷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
社示其生養之本也

唯為社事單出里

集說曰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為里單盡也言
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
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

集說曰為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

家者

唯杜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疏曰皇氏云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邱乘之民共之集說曰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邱乘供之井田之制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乘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

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

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
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疏曰祭社既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記
者誤也季春火出而用火者謂陶冶之火若田獵之
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 集說曰建辰
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
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為卒五人

為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讀為艷艷諸利謂使之歆艷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遏服其貪利之志人君亦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

天子適四方先柴

註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集說曰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 問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集說曰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祭義云配以月故方氏謂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

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
云掃地而祭陶匏亦器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駢尚赤也用犧貴誠也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註曰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
周事 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
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
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

用辛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
始者對建寅為始也又王難鄭云鄭以祭法禘黃帝
及譽為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
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鄭既以祭法禘譽
為圜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鄭又施之
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
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
及郊也又詩后稷配天之頌無帝譽配圜丘之文知

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
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
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此云
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
與郊是一也如王所據經傳分明 坡謂詩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享以驛犧是魯郊牲用驛與周郊牲從
玉色異矣穀梁言郊期云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
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是魯郊日用辛與周禮言
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異矣成王褒周公殊以殷禮
如牲用白牲是也故魯君乘大路亦用殷車與周王
玉路以祀異矣魯雖侯爵得畫服如上公故魯君被
袞與周王大裘異矣郊特牲所言明是魯郊而又稱
王乃東魯儒生不見王府典籍意以周郊如魯遂以
魯事記周禮如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乃是殷制可見
矣蓋古者王朝典法不可輕見孔子若非孟僖子資

以車財適周亦無由得禮學之戰國策士每言闢周
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可見其難也作記者見周
用冬日至魯郊用辛不得其謂故以意合之曰郊之
用辛乃始郊辛日適值日至鄭知其誤故分周郊魯
郊又分寅月子月又分圜丘南郊今載王氏迎長日
之至為子月郊即圜丘以補鄭闕而載鄭註言此記
之誤以定周魯之郊庶得其意若徒呼鄭某斤祖緯
外強中乾得無往遺之禽而反為詬乎

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集說曰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此尊祖之

義作灼也灼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 坡謂

疏曰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張融

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旣卜日則不得正用

冬至之日張據周官冢宰分明定解則此卜實兼日

與牲尸不但牲也陳註未是

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註曰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 疏曰告祖作禡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集說曰王自澤宮而還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

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集說曰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衣且服日視朝之服也汜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反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為常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註曰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 疏曰家語定公
問郊祀孔子對之與此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祀之事
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

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旒十有
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
以明天道也

註曰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旛上素車殷
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 疏曰龍為陽氣變化日

月以光照射下皆是象天也天垂象三句總結上事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
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集說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
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
在滌中為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
稷牛為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為

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其用足矣
故云稷牛唯具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註云言俱本可
以配疏云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此文天神
尊故加大字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
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疏曰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 集說曰蜡祭
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曠四貓虎五坊六水

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註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 疏曰以先嗇為主而司嗇從祭也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享焉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集說曰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
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
故謂之郵表畷禽獸貓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
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集說曰田鼠田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
迎其神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
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眉山蘓氏以為迎

貓則為貓之戶迎虎則為虎之戶近於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歸其澤

註曰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疏曰土即

坊也歸其宅則得不崩水即水庸歸其壑則不氾濫

草苔稗木榛梗之屬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

有辭也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集說曰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歟幽

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註曰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言祭以息民物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蜡畢而臘對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註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 疏曰周

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集說曰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註曰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集說曰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收斂久藏之種也若可收斂久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興功

註曰移之言美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疏曰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四方之國有豐凶也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慎財物也移之言美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先云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

也是以云為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相去幾日惟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不興功謂不興農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註曰此謂諸侯也 疏曰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醯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朝事及饋食俱為恒豆也恒豆之菹水草若昌本茆菹醢若麋麌麇麝醢尸加豆

陸產若葵菹豚拍水物若蠃醢魚醢是也 坡謂周禮醢人鄭註云全物若牒為菹肉菜通稱案天子恒豆加豆水陸雜錯與此文異即儀禮聘禮公食大夫八豆亦與此文不同恐記者以多言之舉其大都耳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襲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疏曰連言籩者是配豆之物所盛有麯蕷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盛陸產甚多 熊氏曰

籩實若羹芡之類豆實若芹蒲之類水之品也籩實若棗栗之類豆實若菁韭之類土之品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疏曰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袞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

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廟嚴肅不可寢處其中
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廼便以為私利也
所以交於神明二句總結上文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
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橐鞬之
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
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
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亵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註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橐鞬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 疏曰玄酒水也列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上玄酒在三酒上是尊尚之疏布之尚者禮器云犧尊疏布幕是也雕謂刻鏤貴其質而已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

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疏曰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而外盡其清
明潔淨也 集說曰黃目黃彝也卣罍之類以黃金
鑄其外以為目因名焉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
故云鬱氣中中央之色也 熊氏曰目之精水也其
光火也以水為體故其氣清以火為用故其氣明
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
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

後斷也

疏曰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煎鍊治之也尚者設之於醯醢之上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之義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綾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集說曰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也唐虞以上曰太古緇布為之不

用笄用頰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
不聞有垂下之綾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
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玉藻云緇布
冠纊綾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為耳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
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集說曰著代顯其為人主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
客位在戶牖之間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

疏云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
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所以曉喻冠
者令其志意益大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
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夏殷之禮醮用酒每一加而
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

註曰或謂委貌為玄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
章明也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為父母發聲也追猶

堆也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 賈疏曰上緇布冠也諸侯以下始加之冠此委貌之等記人以經有緇布冠皮弁爵弁玄冠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委貌即解經易服服玄端是也 坡謂既曰冠而敝之如何公西華又曰端章甫以章甫配端則章甫為玄端明矣先儒熟思推解不可輕破除者此類是也今詳載儀禮註疏以正陳說

周弁殷冔夏収

集說曰周之弁殷之冔夏之収各是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註云弁名出於禦禦大也冔名出於幘幘覆也収所以収斂其髮也形制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集說曰皮弁以白鹿皮為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白與冠同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

註曰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註曰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弑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

註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註曰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

疏曰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

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註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

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
非禮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
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
治天下也

集說曰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
以為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玉帛俎豆各有多寡厚薄
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

則不能知也 祝史其能知之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 坡謂此因章首冠義二字而推明之蓋儀禮所列其數也此所言其義也下文言昏亦是義也故疏云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註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集說曰附遠附猶

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為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為婦之德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

註曰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雁也疏曰先謂倡道之摯雁也章明也婿親迎入門先奠雁後乃與婦相

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有別不妄交親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註曰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 坡謂此數語至要以古言之衛宣晉獻烝報無別雖生急子重生之賢父子能有親乎不親則顛倒錯亂能有義乎不義則殺嫡立庶能有禮乎衛為狄滅男女遺民止七百餘人晉三世亂國幾亡萬物能安乎且見士庶之家有

犯及者不惟不安而已天威人禍幾無易種不可不
講也

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註曰言聚麀之亂類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
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
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
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集說曰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己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於渭皆有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婚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從人謂順其教令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疏曰士昏用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齊戒自整敕也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集說曰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可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

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集說曰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其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私之猶言恩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

集說曰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燭謂沉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疏曰不言夏或從虞也 集說曰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

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神明聞之而來格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集說曰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

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為瓊之柄玉瓊以酌鬯玉氣潔潤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瓊矣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

集說曰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𦗷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

是周人後求諸陽之禮既奠謂薦熟時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孰祝先酌酒奠於鉶南而尸猶未入薰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炳燭之時非再炳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

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

疏曰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

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脾骨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前墮謂分減肝骨以祭主前也當此時主人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

用牲於庭升首於室

註曰用牲於庭謂殺之時也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上氣也 疏曰三牲之首皆升

直祭祀於主索祭祀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註曰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

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

曰祊 疏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少牢

所云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

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

祊註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

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此索祭是祭日
之祊也不知神之所在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堂乎故
兩處設饌也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於
祊庶幾求於遠處者與

祊之為言惊也廸之為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
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
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註曰惊猶索也富者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相謂

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尸或詰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純謂中外皆善疏曰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於胷俎設於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於胷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嘏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用牲於庭王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幽者言牲肉裹美善全者外色完具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胃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況齊貴新也凡況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集說曰血祭至主也此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戶隸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

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脾臂腸間脂也朝踐時祝取脾臂燎於爐炭至薦孰時祝更取脾臂及蕭與黍稷燒之脾臂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盥猶清也沛漣五齊而使之清故云盥齊所以說明水及盥齊者貴其新潔也凡盥新之也專主

況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潔著潔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

盍齊四緹齊五沈齊

君再拜稽首向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向袒服之盡也祭祀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集說曰服者服順於親也拜服也謂再拜是服順也

稽首為服順之甚南袒為服順之盡言服順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則内外皆服矣故云服之盡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禰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而已故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蓋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相詔侑於戶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

腥肆爛臉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
舉鼙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
象也祝將命也

集說曰肆剔也祭之為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
湯沈或薦煮孰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
敬心而已耳鼙與角爵名也天子曰鼙諸侯曰角詔
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鼙角之時至尊之坐未敢
自安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前篇言夏立尸而

卒祭此言古者蓋指夏時也夏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尸所以象所祭者故曰神象為祝者先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嘏主人故曰將命

縮酌用茅明酌也

集說曰縮沛也酌斟酌也謂醴齊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沛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為事而新作者

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沛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沛之也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

醕酒況於清汁獻況於醕酒

疏曰以事酒沛醴齊清酒沛盞齊今沛秬鬯乃用盞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卑故用三酒沛之秬鬯尊故用五齊沛之也 集說曰醕酒盞齊也況沛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盞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故云醕酒況於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

其醍沈沛之與醕酒同汁獻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
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盍齊摩挲而沛之出其
香汁故云汁獻況於醕酒也

猶明清與醕酒於舊澤之酒也

註曰猶若也澤讀為醑舊醑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
以明酌沛醕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醕酒天子諸侯之
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若云今
明酌清酒與醕酒以舊醑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

曉之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集說曰此泛言祭祀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
祈福祥求永貞祈年於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
祈也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祀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
辟讀為弭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
此以消弭之也

齊之亥也以陰幽思也

集說曰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
陰幽之思也

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註曰齊三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
樂則見之也

禮記述註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述註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溫常綏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述註卷十二

內則第十二

安溪 李光坡 撰

疏曰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閨門
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右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註曰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疏曰孫炎王肅皆云后王君王謂天子也 坡謂此篇所陳與周官冢宰相表裏可見飲食男女之防先王所以議道自己而錫福於民舍是無大者吾人似宜體造端立本之精意以求其有益后王王后文義之末恐是非不在否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綾纓端輶紳搢笏

集說曰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縱黑縞韜髮者

以緇韋髮作髻訖即橫挿笄以固髻總梨練繒為之
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也拂髦振去髦
上之塵也髦用髮為之象幼時剪髮為髦之形此所
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緇次加笄加總然後加髦
著冠冠之纓結於領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
綾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
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著韋又加紳大帶也搢挿
也挿笏於帶中韋以為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

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韁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蔽他服則謂之韁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觴金燧

集說曰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觴狀如錐象骨為之小觴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者

右佩玦捍管邇大鑄木燧

集說曰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
也捍捨也韁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註云筆
彊其形制未聞邇刀室也大觿所以解大結木燧鑽
火之器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

福

集說曰即詩所謂邪幅也幅束其脰自足至膝故謂
之幅也

屨著綦

集說曰綦屨頭之飾即鉤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

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緹笄總衣紳集說曰笄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繫乘大觿木燧衿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註曰繫小囊也繫袞言施明為箴管線續有之衿猶
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疏曰袞刺也以針刺袞
而為繫囊集說曰箴管箴在管中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
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
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集說曰竒濟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
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

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梁秫唯所欲

集說曰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為羹也蕡

大麻子

棗栗飴蜜以甘之董萱粉榆免毫滑澀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

集說曰飴餒也董菜名萱似董而葉大榆之白者名粉免新鮮者薨乾陳者滑說文久泔也澀滑也滑澀澀之滑者也以滑之者謂用董萱粉榆生者乾者相

和滑澁之令柔滑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髮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疏曰上文衿纓乃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

明有繫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此衿纓者是未成年
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童子男女皆有之與婦人
既笄之纓別也集說曰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
為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為形容之飾故言
容臭以纓佩之昧晦也夾明也昧夾欲明未明之時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
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疏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

等 集說曰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簾席之親身者不以私裹之用示人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註曰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荒農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社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簾縣食籃枕斂簾而獨

之

集說曰將坐旦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衽臥席也將衽謂更卧處也長者奉此卧席而鋪必問足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牀也將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為安卧必簾在席上旦起則斂之而簾又以獨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汚也食則束而懸之枕則貯於篋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
敦牟危匝非餽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

集說曰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
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幅之也敦與牟皆盛黍
稷之器牟讀為墊土釜也此器則木為之象土釜之
形耳危酒器匝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
與婦非餽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
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餽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餽既食恒餽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集說曰佐餽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餽其餘也既食恒餽者盡食其常食之餘末有原也御食侍母而食也如初如父母在時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以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嚙噫嚏咳欠伸跛躋睇視不敢唾洟集說曰應之辭唯為恭齊莊也揖遊從容和適之意

噦嘔逆之聲也噫嘆息嘔噴嚏咳嗽聲也氣乏則久體疲則伸偏任為跛依物為倚睇視傾視也洟自鼻出者

寒不敢襲渥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振裘衣衾不見裏

集說曰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振揭衣也不見裏為其可穢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潔衣

棠綻梨紩箴請補綴

集說曰唾沫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手
曰漱足曰漑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綻
線斷裂布破以線貫箴為紩

五日則燁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燁潘請醴足垢
燁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集說曰燁溫也潘浙米汁也醴洗面也共帥時皆循
是禮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

集說曰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柵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為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集說曰福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嘯讀如字蹙口而出聲擁猶障也由右者地道尊

右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集說曰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
猶恐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故以勿逆勿急為戒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
待

集說曰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
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已意也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集說曰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為之矣或念其勞而

使他人代為己意雖不以為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為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為之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集說曰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之為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為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

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集說曰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間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熟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身敬之不衰

集說曰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子有二妻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集說曰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

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集說曰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
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
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
去何休又云喪婦長女不取無教戒世有惡疾不取
棄於天世有刑人不取棄於人亂家女不取類不正
逆家女不取廢人倫也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集說曰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介婦衆婦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劉氏曰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急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敢敵耦於冢婦

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為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已與冢婦為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集說曰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母敢敵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

必異列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註曰家事統於尊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集說曰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茝蘭皆香草也受之

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乏待尊者之乏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集說曰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

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
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
富加於父兄宗族

集說曰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
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
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
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

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
終事而后敢私祭

集說曰二牲羊豕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
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
者

飯

註曰目諸飯也

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羶穇

集說曰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
穀熟而穫之則曰羶生穫之曰穇穇是斂縮之名以
生穫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菽
膳

註曰目諸膳也

腳膾臍鹽牛炙

集說曰腳牛膾臍羊膾臍豕膾三者在足脰合處如

鶴之膝故臚字從雀而音合皆香美之名也
鹽字行牛炙炙牛肉也此四物為四豆共為一行

鹽牛胾鹽牛膾

集說曰鹽肉醬也牛胾切牛肉也并鹽與牛膾四物為四豆是第二行

羊炙羊胾鹽炙

集說曰此四物為四豆是第三行

鹽豕胾芥醬魚膾

集說曰此四物為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

雉兔鶡鷄

集說曰此四物為四豆列為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飲

註曰目諸飲也

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酏為醴黍

酏漿水醞濫

集說曰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為之已沛者為清未沛者為糟是三醴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酏為醴釀粥為醴也黍酏以黍為粥也漿醋水也醞梅漿也濫雜糗飯之屬和水也

酒

註曰目諸酒也

清白

集說曰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羞

註曰諸羞也

糗餌粉酏

集說曰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為餈記者誤耳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為

粉糝餐上也 糜炒乾米麥也 捣之以為餅蓋先屑為
粉然後溲之餅之言堅潔若玉珥也 餐之言滋也
食蝎醢而菆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
糝不蓼

疏曰 蝎醢菆食雉羹三者味相宜 麥食脯羹雞羹及
折稌犬羹兔羹皆味相宜 集說曰 蝎與螺同菆雕
胡也 脩羹折脯為羹也 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為飯
也 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故

云和糁不蓼也

濡豚包苦實蓼 濡雞醯醬實蓼 濡魚卵醬實蓼 濡鼈醯

醬實蓼

集說曰濡讀為脯烹煮之也言脯豚之時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醯醬醯及醬也卵醬魚子為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

服脩舐醯脯羹兔醯糜膚魚醯魚膾芥醬糜腥醯醬桃

諸梅諸卵鹽

疏曰自蠅醢至濡籠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難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服脩以下醢及醬各自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凡二十六物既非周禮掌客諸侯相食之正饌又與公食大夫禮異故註云似皆人君燕所食也集說曰服脩見前蠅醢以此蜉子為醢也謂食服脩者以蠅醢配之食脯羨者以兔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大者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

也諸菹也桃梅皆為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療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註曰飯宜溫羹宜熟醬宜涼飲宜寒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集說曰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菽

集說曰上云折稌犬羹此云牛宜稌犬宜粱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羹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膳膏脰秋宜犧膾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集說曰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薌也餘倣此腒乾雉鱠乾魚麝鹿子鮮生魚羽鴈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麌脯鹿田豕麌皆有軒雉兔
皆有芼

註曰脯皆析乾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
菜釀也 疏曰麋鹿田豕麌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
為鋪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
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
為軒雉兔皆有芼者為雉羹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爵鷄蜩范芝栢菱棋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註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集

說曰蜩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栆韻會註云江淮呼小栗為栆栗蓬芰也棋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

石李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庶人者老不徒食

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

人無等 集說曰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
夫燕食士不貳羹哉謂士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
言必有饌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麋三
牲用菽和用醯獸用梅

疏曰自此至士於玷一論調和飲食之宜 集說曰

芥辛菜即上芥醬肥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三牲牛羊
豕也菽茱萸也和用醯以醯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

和獸也

鷄羹雞羹駕釀之蓼鯈鰣蒸離燒雉薌無蓼

集說曰駕不為羹惟蒸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訪鯈二魚蒸而食之故曰鯈鰣蒸離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離燒雉則或燒或蒸或以為羹皆可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也言蒸鯈鰣燒離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

不食離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
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註曰皆為不利人也離鼈伏乳者乙今東海鰐魚有
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鼈竊
也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臍之粗
梨曰攢之

集說曰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鰐

一說作猶斲也謂削其鱗橐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
猶選也栗多蟲蠹宜選擇之枕多毛拭治令青滑如
膽攢之者鑽治其蟲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牛夜鳴則廝羊冷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膾色而
沙鳴鬱豕望視而交聰腥馬黑脊而般膚漏

集說曰牛之夜鳴者其肉廝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
端毳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
肉臊惡膾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

嘶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
腥讀為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腔毛斑
也漏讀為蠻謂其肉如蠻姑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
者皆不可食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鴟胖舒鳬翠雞肝鴈腎鵠
與鹿胃

集說曰舒鴈鷺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鳬鴟
也鴟似鴈而大無後指與脾肫也藏之深與處也此

九物亦不可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膾為辟雞
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蕙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疏曰為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
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雞宛脾及軒
之名其義未聞集說曰細縷切者為膾大片切者
為軒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或用蕙或用薤故云

切蕙若薤肉與蕙薤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醯浸漬

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閭

集說曰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閭則有秩膳矣閭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之物

天子之閭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閭

三士於坫一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
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厨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
室五閣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
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
不得為閣但於室中為土坫以皮食五者三牲之肉
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

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
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
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紲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雖得
人不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
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

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
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
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
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
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

老殷人冔而祭縗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集說曰此一節並說見王制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
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
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疏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

陳氏曰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

也 坡謂忠養二字宜玩味夫子戒子游以不敬正
欲其盡心也終孝子之身不惟愛所愛敬所敬也祭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
所者則飲食忠養以上亦終吾身而已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
其禮皆有惇史

集說曰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

而已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逼切故云違其禮然亦皆有惇史焉 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為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為主耳故曰

三王亦憲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疏曰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
饌併明羞豆糴饗之等集說曰淳沃也熬煎也
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為飯煎醢加於飯上又恐
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

淳毋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疏曰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象也蓋法象
淳熟而為之但用黍飯為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剗之剗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

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摩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皺為稻
粉糲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
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
後調之以醯醢

集說曰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將當為牂牂
牡羊也剗之剗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蘆葦之類苴
裏也謹讀為墐說文黏土也摩之者摩去乾塗也皺
謂皮肉之上魄莫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皺謂摩泥手

不淨又兼肉熟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皺膜也
櫟與前章滑瀉之滑同以稻米為粉滑瀉之為粥若豚
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內以此粥和之滅
沒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鉅鑊
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
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
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毋絕火微熟而已不熾之也
至食則又以醯與醯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膚之肉必𦓐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熟出之去其皺柔其肉

集說曰𦓐肉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之肉多寡均也捶擣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皺膜而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醯若醯醕

集說曰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旦

至明旦也醣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為熬捶之去其皺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膚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集說曰此肉於火上為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皺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移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

合以為餌煎之

集說曰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糁食

肝膾取狗肝一幘之以其膾濡炙之舉燋其膾不蓼

集說曰膾腸間脂臠皆也謂炙膾皆熟而焦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間雜在糁食
酏食之間

取稻米擧糁溲之小切狼觸膏以與稻米為酏

集說曰狼臍膏狼胸臆中之膏也此蓋以滑溲稻米之粉而煎之以膏註讀酏為餐者以酏是粥非豆實也此即周禮之酏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閭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註曰閭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 集說曰

夫婦為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揮柂不敢藏於夫之篋
苟不敢共浴夫不在歛枕簟簾席獨器而藏之少事
長賤事貴咸如之

集說曰柂柂見曲禮植者曰樞橫者曰柂樞柂同類之
物柂以竿為之故註云竿謂之柂餘見前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
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
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

莫敢當夕

集說曰間別也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嫌故也櫛縱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偏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嬪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偏也當夕當妻之夕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集說曰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作動作之時也姆女師也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

男射女否

疏曰自妻將生子至此明大夫以下集說曰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為男女之表負抱也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集說曰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

而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桑弧蓬矢本太古也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為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

凡接子擇日

註曰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疏曰此一

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

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

集說曰冢子大牢謂天子之元子也

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註曰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疏曰庶人以禮窮

與士同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疏曰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見喪服小功章集說曰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傳御之屬可為子師者也此人若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

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
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鬚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
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
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集說曰鬚所存留不翦者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
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項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

之羈嚴氏曰夾白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妻子於內寢辟人若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

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集說曰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孺稚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
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
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編告同宗諸
男諸男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
告也 集說曰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
以簡策書子名而藏於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為閭
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

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集說曰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合服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疏曰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
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 集說曰此適子蓋世
子之弟庶子則妻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
側室在傍處內故謂此為外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
與世子同名

集說曰說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
盥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
餽遂入御

集說曰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
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
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
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凡妾稱夫曰君特
餽使此生子者獨餽不如常時衆妾同餽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恐事事同適故此特言庶子之禮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則世子亦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世子可知集說曰擯者傳母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者則使有

司名之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集說曰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註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

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疏曰此論卿大夫以下之事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集說曰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

大夫之子有食母

註曰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

士之妻自養其子

註曰賤不敢使人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甸而見

集說曰註讀甸為均謂適子妻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
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集說曰食飯也唯俞皆應辭饗小囊盛帨巾者男用
韋女用縞帛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
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集說曰數謂一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集說曰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
謂六書計謂九數

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集說曰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為襦袴為大
溫傷陰氣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
也肄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
而習學之也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

不為迂曲煩擾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集說曰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朱子曰酌即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集說曰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為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蓄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為人謀畫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集說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

無常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文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

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

訓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疏曰此文備四德婉為婦言婉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集說曰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內也母女師也婉謂言語婉謂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絰繒帛之屬組是綬也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紃之制似條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為

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

集說曰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妻齊也妻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左手壓右曰尚左尚右亦然

禮記述註卷十二